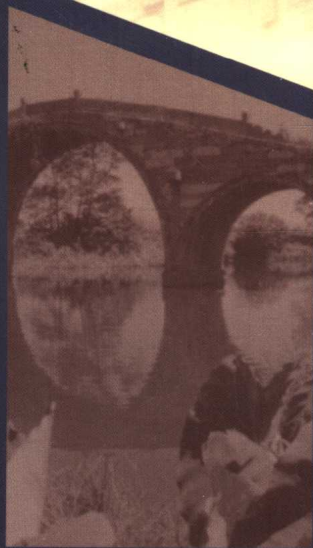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江南名鎮志

南翔鎮志



[清] 張承先 著 [清] 程攸熙 訂 朱瑞熙 標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江南名鎮志

南翔鎮志



[清] 張承先 著 [清] 程攸熙 訂 朱瑞熙 標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南翔鎮志 / (清)張承先著; 朱瑞熙標點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 7

(江南名鎮志)

ISBN 7-5325-3434-0

I. 南... II. ①張... ②朱... III. 鄉鎮—地方志—
上海市—古代 IV. K295.1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3) 第 032013 號

江南名鎮志

南翔鎮志

[清]張承先 著 [清]程攸熙 訂

朱瑞熙 標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望印刷廠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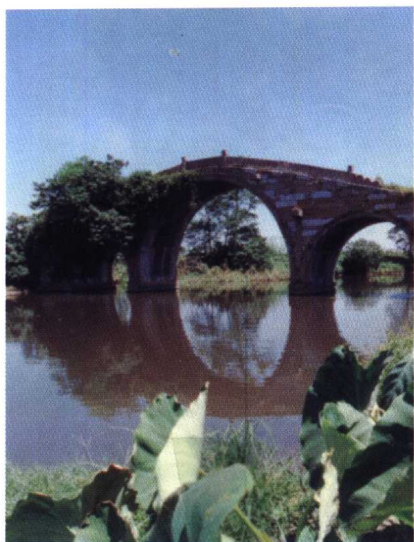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7.5 插頁 7 字數 146,000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3434-0

K·478 定價: 19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62505187



真聖堂橋 (陳啓宇攝)



白鶴亭 (陳啓宇攝)



五代磚塔 (陳啓宇攝)



唐經幢 (陳啓宇攝)



《南翔鎮志》書影

前言

一

南翔鎮，現屬上海市嘉定區，地處上海市中心的西北、嘉定區東南。因其境內有上、中、下三道槎浦，而古稱槎溪。南朝梁武帝天監四年（五〇五），在此建白鶴南翔寺，因寺成鎮，並以寺得名。距今已近一千五百年，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鎮之一。

明、清時期，南翔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已經十分發達。這裏盛產一種刷線的棉布，稱為「扣布」，質地「光潔而厚」，「製衣被耐久，遠方珍之」。鎮裏商鋪林立，各種字號的布店專售此布，布商們「鑒擇尤精」，在國內頗有名氣，清末曾獲南洋勸業會銀獎。清初，本鎮居民石氏發明鬱金香酒，「色、香、味俱佳，名馳京國」（《南翔鎮志》卷一）。工商業的繁榮，必然促進文化的發展。明、清兩代南翔人才輩出，湧現一批知名學者。如明代全鎮有進士

十人，舉人十六人，貢生十四人，其中不乏名士名流：李流芳是著名的書法家和畫家，其作品「俱入神品」，至今仍為各地博物館所珍藏。李流芳還是詩人，其「詩則信筆抒寫，天真爛然」，與其兄弟元芳和名芳「並名噪詞壇」。再如王圻，是一位文史專家，其著作《三才圖會》、《續文獻通考》、《古今考》等至今傳世，一再重印。李流芳的詩文集《檀園集》以及清代陸廷燦《續茶經》、王澐《竹雲題跋》和《淳化秘閣法帖考正》等著作，皆收入《四庫全書》。這些著作豐富了中國歷史文獻的寶藏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。

近代以來，南翔鎮更為發展，成為全國尤其是華東地區一個著名的城鎮。一九三二年初，日本侵略軍襲擊上海閘北，蔡廷鍇將軍率十九路軍奮起抵抗，總指揮部便設在南翔。南翔人民積極協助駐軍挖掘戰壕，修築公路，供應衣糧，救護傷員。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後，南翔古鎮更是發生巨變。一九八三年，南翔鎮與南翔人民公社合併，實行以鎮管村。合併後的南翔鎮，總面積三十三·一六平方公里，其中集鎮面積一·三平方公里。一九九二年，被列為上海市歷史文化名鎮。二〇〇〇年，南翔鎮國內生產總值（增加值）二四六七六四萬元，其中三資產業佔比：第一產業二八〇〇萬元，佔百分之一·一；第二產業一六四〇四四萬元，佔百分之六六·五；第三產業七九九二〇萬元，佔百分之三二·四；勞均收入八四八二元，人均收入四五八一元。同年，全鎮總人口四六九六二人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（增加值）五二五四五·五元，合美元六三〇〇多元。同年，南翔鎮獲

國家衛生鎮、上海市綠化示範鎮、全國學校藝術教育工作先進單位等榮譽稱號。此外，南翔還保留始建於五代的南翔寺塔，此塔是國內僅存的一對年代久遠的仿木結構樓閣式磚塔。鎮中還有頗具江南風格的明代古典園林古猗園，是上海市郊名園之一。

顯而易見，現代的南翔鎮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，這些積澱也反映在清代嘉慶間（一七九六——一八二〇）編纂成書的《南翔鎮志》中。可以這樣說，這部《南翔鎮志》是南朝梁武帝時期到清代中葉南翔歷史的一個總彙。

二

《南翔鎮志》共十二卷，是清代乾隆、嘉慶年間南翔鎮人張承先編纂、程攸熙增訂的一部南翔鎮鎮志。

南翔鎮志最初名《槎溪志》或《槎溪里志》，共三卷，南翔鎮人楊志達編撰，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完稿，未曾刊刻流傳。約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，張承先據此續編，仍稱此名，也未刊印。至嘉慶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，程攸熙在張承先稿本的基礎上，刪繁訂訛，並增補近三十年的史事，改名《南翔鎮志》，於次年由尋樂草堂付梓。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，陳柟依據嘉慶木刻本和傳鈔本精心校勘，由鳳翥樓鉛印成書。該書設疆里和營建、

小學、職官、選舉、人物、藝文、雜誌八門，卷首附《南翔鎮圖》和《三槎水利圖》、《雲翔寺圖》，另有嘉慶十一年嘉定知縣吳桓、嘉興知府李賡芸、增訂者程攸熙，及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陳柵所撰序各一篇。

楊志達和張承先的《槎溪志》或《槎溪里志》的兩種稿本，距今二百餘年，已經失傳。程攸熙的《南翔鎮志》十二卷本，如今亦甚罕見，據《上海圖書館地方志目錄》（一九七九年編印），上海圖書館藏有尋樂草堂本和鈔本，民國十二年本各一套，日本東京內閣文庫收藏尋樂草堂本一套。對照尋樂草堂本和民國十二年本，發現民國十二年本內容詳備，校勘精當，確是較好的版本。今以民國十二年本為底本，校以尋樂草堂本，此外，參校明代萬曆《嘉定縣志》和清代康熙《嘉定縣志》、《嘉定縣續志》，光緒《嘉定縣志》，以及其他有關史籍。書中出現的少量異體字，為便於讀者閱讀，大都逕改正體。其餘個別明顯的錯字，則皆逕改，不出校記。

三

本書的編纂者先後有三位，他們是楊志達和張承先、程攸熙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助手，負責校訂史實、繪圖等。現簡單介紹如下。

楊志達，字戴仁，號勳平，又號蒿廬。其父楊世平，國子生，「負才游秦中，佐某中丞幕」，曾注杜甫詩集。楊志達人學讀書後，「肆力於古，以著作自任」。《南翔鎮志》（以下簡稱「鎮志」）說他性格怪癖，編寫《槎溪志》時爲集中精力，「離家寓僧舍」。著作除《槎溪志》外，有《太上感應篇翼訓》、《艾深詩鈔》、《畫餅詩文集》若干卷，另有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）撰《重建雲翔寺彌陀殿碑記》、《海會堂記》、《服膺堂記》以及《重修九品觀記》、《鶴跡石詩》等（《光緒嘉定縣志》卷二九《金石》、鎮志）。生卒年不詳，僅知其康熙五十一年和雍正六年的學術活動。

張承先，字誦芬，號史亭。諸生。其父曾任官「儀部」，「主試楚闈」（鎮志卷十一）。張承先諳熟明代掌故，凡官員賢否、政事得失，「各有論斷」；所撰古文「清矯拔俗」。尤其留心鄉土文獻，繼楊志達後完成《槎溪志》（《光緒嘉定縣志》卷十九《文學》）。生平詩文編成《釣珊瑚莊詩文鈔》六卷（同上，卷二七《別集類》）。生卒年不詳。據鎮志載，所撰《雲翔寺新建觀音閣記》、《萬壽寺心月樓銘》、《重建楊柳橋碑記》、《雙廟捐田記》、《培香遺稿序》等，皆在乾隆三十年以後完成；續編《槎溪志》則在乾隆四十一年完稿。由此可知，他的主要活動是在乾隆三、四十年間。

程攸熙，初名廷俞，字寶輝，又字齋堂。生於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，病逝於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，享年五十九歲。諸生。受業於王紳，「推演師說，著《四書尊聞編》」。

嘉慶九年（一八〇四）夏，南翔水災，米價騰踊，鄰境閉糴，他投牒縣衙，「詳請給票赴糴，民賴以安」（《光緒嘉定縣志》卷十九《文學》）。其著作除《槎溪志》、《四書尊聞編》外，有《吹影編》四卷、筆記四卷（同上，卷二六《雜家類》）。此處「筆記」，疑即《移橙雜說》，其所居名「移橙草堂」（鎮志卷十一）。另有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撰《重修雲翔寺海會堂記》、《仙經堂記》等（鎮志卷十）。

以上三位編纂者，都是清代的諸生，他們在科舉考試中並不得志，或者根本沒有參加過科考，所以從未涉足官場。但他們都是飽學之士，能詩能文。楊志達生活的年代稍早，張承先和程攸熙均活躍在乾隆和嘉慶時期。乾嘉學派嚴謹的學風自然會對他們的治學產生影響。同時，張、程（包括他們的前輩楊志達）都熱衷於鄉土歷史的研究和著述，而張承先還對明代歷史有較深入的瞭解。所以，在編寫鎮志時，注重資料的搜集和整理，如張承先「蒐羅采訪，頗費苦心」（鎮志卷首李賡芸《序》），還派員實地調查所有河道和橋梁、道路、重要人物等，「綜核無遺」，而後「登之於簡」（同上，吳桓《序》）。經過他們不懈的努力，終於編成鎮志，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。

在編纂鎮志伊始，他們專門研究過體例，主要是為避免與嘉定縣志內容重複。鎮志凡「賦役、戶口、保甲、鄉約概不載」，賦役部分僅保留明代崇禎年間「嘉定漕糧永折」一事，因為此事「係里人張徵君鴻磐首功」。有關風俗、歲時、占候、方言，因「吳俗大略相同」，縣志

已載，鎮志便從略。詩文一類，只收前人的作品，考慮到數量太多，所以「時賢概從割愛」（以上見張承先撰《凡例》）。程攸熙在《增訂南翔鎮志凡例》中指出，增訂本的體例與張承先本有不同之處，如「沿革」部分，張志內容較簡，程志則參照縣志體例，增加了表，「似較詳備」；選舉部分，也依據縣志體例，另立「科貢表」；有關詩文，張志另列《文藝門》收錄，程志則取消此門，將詩文分散繫在相關的「本事」即人物、官廨、書院、廟壇、書目、寺觀、園亭等後；其餘凡程志增補張志的內容，皆一一注明「熙增」云云。

爲保證鎮志成爲一部信史，張承先、程攸熙都聘請了一些學者和官員協助編纂。接受張承先邀請的有陸鏡和石藻、程本仁、蔣榮等四人。陸鏡，字明照，乾隆三十二年（一七六七）歲貢生，「詩古文詞，清老有法」，此次協助張「彈心商榷，斟酌去取」。石藻，太學生，「承家學，著書頗夥」。程本仁，字瑤山，「候選州同」，「喜談風雅」。石藻和程本仁協助張「博訪前輩詩文」。蔣榮，字鈞仲，太學生，「以書法稱」，此次協助張「校讐亥豕」。程攸熙還聘請了朱掄英和李賡芸等八人「參訂」，許國柄和范澄二人負責繪圖。朱掄英，字舜鄰，受學錢大昕，通經義，乾隆四十六年（一七八一）中進士，歷任太平府教授、翰林院典簿、實錄館分校官、內廷官史收掌官等，主講愛山、鶴溪兩書院。一生「引掖後進，成就甚衆」。著有《紉蘭書屋文集》二卷、《慎餘齋詩》六卷、《三槎風雅》十六卷等（《光緒嘉定縣志》卷十九、二七、二八）。李賡芸，字生甫，又字許齋，受學錢大昕，「學有師法」，「通六書、《蒼

雅》、三禮，明於歷代官制，文有根柢，詩有風骨」。乾隆五十五年（一七九〇）中進士。歷任嘉興知府、汀州知府等。著有《稻香館詩文稿》六卷、《炳燭編》四卷等。陸逸，著有《寄傲軒詩稿》。葉長春，著有《邗游小草》四卷。沈金臺，字崇輝，諸生，著有《惜芳居詩鈔》。汪元桐，字訥軒，著有《聽雨樓詩鈔》。諸玉衡，字星五，又字稼軒，嘉慶間恩貢，錢大昕門生，博通經史，「隨筆劄記」，「詩宗唐人」。著有《醉月西廬文稿》二卷、《詩稿》十二卷、《韻辨一隅》八卷、《經史劄記》十六卷、《槎溪四子詩選》等。李士榮，字黼廷，貢生，著有《自怡山房稿》。李景董，字學醇，又字桂巖，諸生，「文蹕厲風發，沈博絕麗；詩含英咀華，駸駸入古」。著有《桂巖詩稿》二卷和《李仲子詩稿》。范澄，字霖川，又字笠巖，書法近黃庭堅，「尤邃於畫」，「兼通音律、醫卜」（《光緒嘉定縣志》卷十九、二八等）。張承先和程攸熙正是先後依靠南翔幾乎兩代十多位文壇精英的協助，才得以順利完成這部鎮志的，並且有力地保證書中的記事準確，文筆流麗，減少訛誤。

民國十二年鉛印本的校勘和出版者陳柟，字巽倩，清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，因案革職。死於一九二八年。

四

《南翔鎮志》是一部內容較為完備的鄉鎮史。記述了南翔的歷史沿革、盛衰起伏、人文習俗，具有較高的價值，是研究上海人文歷史的重要文獻之一。

首先，鎮志收錄了宋代以後歷朝有關南翔的文獻，有許多詩文已經失佚，成為絕無僅有的史料。諸如宋代康復古《（南翔寺）建山門並橋記》、張商英《南翔寺詩》、元代僧宏濟《南翔寺重興記》、虞集《槎溪泰定萬安寺碑記》、貫雲石《大德萬壽講寺記》、楊維禎《齊師鶴詩》等，均可補《全宋文》、《全宋詩》及虞集、楊維禎等人詩文集的不足。甚至連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的《重修敕賜雲翔寺大雄殿記》，既為清代嘉慶間編《潛研堂文集》遺漏，又為近年編印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（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）所無。

其次，鎮志保存了明、清時期南翔地區社會經濟的許多史料。鎮志記載，明代初年嘉定「水利大興」，農作物呈現「十田五稻」狀態。但後來「大江忽為平陸，支河遂已絕流，斥鹵沙積」，難以種植水稻，因而「僅種木棉一色」。但官府徵收田賦只收糧食，百姓「力不能支，幾議廢縣」。至成化（一四六五——一四八七）、弘治（一四八八——一五〇五）間，「人民逃亡，逋賦甘萬」。萬曆十一年（一五八三），經徐學謨倡議，朝廷准予一半的糧食改

納白銀。二十一年，進一步准予「永行改折」。至明末即崇禎十四年（一六四一），因「軍事繁亟」，又改命「半兌本色」，即一半納糧，於是「百姓惶駭」，導致嘉定境內「野無青草，市寡炊煙」，城鄉都極其凋敝。這時，南翔徵士張鴻磐奮不顧身，上京請願，朝廷終於同意全部折納白銀，每米一石折銀一兩，「解往天津，就彼地買米輸納」。不久，明朝就壽終正寢了。到清代嘉慶十一年，即張承先編成鎮志那一年，南翔的民田仍分爲「科糧」三斗田、二斗五升田、二斗田、一斗五升田、一斗田共五等，其中絕大部分定爲三斗田。由此仍可看出明代田賦的影子（鎮志卷十二）。

第三，鎮志保存了明代末年南翔等地士人結社的情況。明末，江南士人自發結社，藉此結識知己，切磋時藝。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，太倉張溥、張采、顧夢麟與常熟楊彝、嘉定朱之尚、南翔徐時勉等十一人組織「應社」。鎮志所載應社《序》，據吳昌時《七錄齋集》卷一《廣應社序》記載，係出自吳昌時之手。吳後來覺得「應之爲名，有龍德焉」，組織應社的目的是發揚「龍德」，但應社《序》文字「多恢愕怪宕，不可究詰之辭」，「及今視之，益雜而弗舉矣」。所以，吳另撰一篇《廣應社序》，以宣傳應社的宗旨，擴大勢力。應社後來發展成復社（謝國楨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》）。此外，鎮志卷七張子愛傳還記載，張子愛從杭州致仕回南翔，「閉門避勢，長吏惟讀社一見」。所謂讀社即杭州讀書社，活動於崇禎年間（一六二八——一六四四），曾盛極一時，崇禎末年，加入復社。鎮志的這些記載雖然只是

一鱗半爪，但仍能彌補其他文獻的不足。

第四，鎮志保存了明代末年「奴變」的史料。明代江南豪紳擁有衆多奴僕，平時，奴僕受盡豪紳的欺壓。明末，清軍南下，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。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，嘉定縣富紳的奴僕「皆起爲亂，什什伍伍，白晝持兵，迫脅主父，使出券以獻」（黃淳耀《陶菴集》卷二《送趙少府還郡詩序》）。南翔的富紳李氏，在這次「奴變」中幾乎全家被殺。鎮志卷六記載，李流芳之子杭之，「崇禎末，爲亂民所害」；李名芳之子宗之，「明末，櫻觸群小死」。李名芳的另一子宜之，在順治（甲）申、（乙）酉之際，鄉兵構亂，三子被殲。鎮志卷十二記載，李名芳的另一子繩之，也險遭家奴殺害。李先芳之孫李拱，因「難作」，「死於亂民之手」。還透露，李氏家族雖然「累世貴盛，文章譽望高天下」，但「鄉里傳聞，謂其以勢凌人，牽制官長，比諸土豪地棍」。這表達了普通百姓對於李氏家族的評價，較縣志所載更爲詳細和接近實際。

第五，透過鎮志，讀者可以知道南翔是非常富有文化底蘊的千年古鎮，從中可體悟其宗教文化、園林文化、飲食文化、商業文化等。市政規劃者可以從中領略它的橋梁、園林、河道、樓亭等的來龍去脈，制訂未來規劃的藍圖。

必須指出，鎮志的記載也有個別不够準確之處。卷九《書目》說，清初人王澍《南邨隨筆》、釋敏膺《香域内外集》、陸廷燦《藝菊志》、石球《性理提綱》和《有蘭書屋詩稿》五

種書皆「采入《四庫全書》」。但據查，《四庫全書》其實並沒有收入這些書。據乾隆五十五——五十九年（一七九〇——一七九四）刻印頒行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《南邨隨筆》、《香域內外集》、《藝菊志》、《有蘭書屋詩稿》四種書僅列入「存目」，而《性理提綱》連「存目」也未入。

鄙人承嘉定區地方志辦公室熱情相邀，負責整理點校本書。區志辦張振德、倪所安、陳啟宇先生還在百忙之中，多次光臨寒舍，送來有關版本的複印件及多種參考文獻，協助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，謹此致謝。

鎮志標點中的不妥之處，敬希讀者不吝指正。

朱瑞熙

二〇〇二年六月